

印度女性思維模式的轉換及其困境 ——以《印度合夥人》為例

陳競翹 *

摘要 近年來印度寶萊塢電影對涉及女性現實問題的關注度持續升高。本文以電影《印度合夥人》為例，分析印度女性在傳統與現代間思維模式的轉換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以便進一步深入考察其中的社會影響及文化內涵。

關鍵詞 寶萊塢電影；印度合夥人；印度女性思維

引言

近年來伴隨着印度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日漸提升，人們逐漸將目光聚焦於寶萊塢電影上。在口碑和票房不斷提升的同時，寶萊塢電影逐漸由過往歡樂的歌舞音樂片向沉重的社會現實問題過渡，今年2月上映的《印度合夥人》正是其中一例。

本片一方面延續了寶萊塢電影的輕快風格，以日常生活為切入點，標誌性的寶萊塢歌舞片段使電影充滿快樂的氛圍。另一方面電影則深入剖析了植根於現實社會的問題。故事講述了男主角拉克希米為解決妻子在生理期間拒絕使用衛生棉的問題，不顧世俗眼光而毅然離開家園，最終自食其力發明了廉價的衛生棉，在獲得全社會認可的情況下，向廣大印度女性推廣使用。本文通過電影所反映的內容，着力分析印度女性在傳統與現代的影響下其思維模式的轉換和遭遇的困境，探討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和意義。

一、由拒絕使用衛生棉引發的思考

《印度合夥人》是根據草根企業家穆魯加南塔姆（Muruganantham）的真實事例改編。

*陳競翹：暨南大學文學院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專業方向為亞洲史。

印度對衛生棉課以高額的稅率，大部分女性不願花高價購買，只有12%的女性有使用衛生棉的習慣。此外男性對女性的生理期也不以為然，並以傳統思維向她們灌輸“生理期是不純潔”的觀念。由此大部分女性在生理期間不得不以一塊髒布或土灰等來取代衛生棉，這種“傳統方式”所導致的惡果使印度的婦科病發病率不斷攀升，大量婦女因沒有及時採取應對措施而喪失生育能力。

受傳統思維和高昂價格的影響，男主角拉克希米的妻子葛雅特莉在生理期時同樣沒有使用衛生棉的習慣。當丈夫詢問她身體狀況的時候，她不僅避而不談，甚至認為這是“骯髒的”。其後拉克希米從藥店給她帶回一包價格為55盧比的衛生棉時，她的第一反應是不滿丈夫高價買入衛生棉，對家庭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而非感激丈夫對自己的關心。

拉克希米並未因此放棄說服妻子使用衛生棉。他購買了紗布及棉花，嘗試自製衛生棉，遭遇多次失敗卻並未放棄。他推薦身邊的女性親戚朋友使用，但被她們認為是瘋子和變態，連妻子和母親也視他為恥辱，家庭四分五裂，最終拉克希米被迫離開家鄉。在一名理工學院教授的啟發下，他來到了一個離家鄉不遠的農村並發明了生產廉價衛生棉的機器。機緣巧合下他的衛生棉被一名音樂女明星帕里所使用。其後，在帕里及其身為德里理工學院教授的父

親支持下，拉克希米前往新德里參加草根發明大賽，獲得了總統獎的殊榮。

本以為從此大有一番作為的拉克希米，在回到其暫住的農村，並向村民展示他的成果時，換來的依然是冷嘲熱諷，拉克希米又一次陷入到絕望之中。帕里再度啟發他以女性間相互推薦分銷的方式將其衛生棉售賣一空，又提出要手把手地把製作衛生棉的方式向農村女性傳授，一石二鳥地解決衛生棉使用及當地女性失業問題。

大獲成功的拉克希米受邀訪問聯合國並進行演講。他以樂觀和自信的心態向人們展示了自己失敗後的態度和渴望成功的決心，又向觀眾指出印度女性深陷現代性挑戰所造成的困境，希望借助自己的能力來改變現狀，獲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聲和喝彩。故事的最後，當人們盼望着拉克希米與帕里會以皆大歡喜的結局收尾時，拉克希米接到了妻子葛雅特莉的電話並返回故鄉，帕里也豁達地接受了一切。

拉克希米的成功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存在於生活細節中的偶然因素同樣也值得關注。作為一名男性，拉克希米不經意地觀察到他的妻子葛雅特莉在生理期的痛苦表現。愛妻心切的他沒有固執己見，而是將自己代入到女性立場來思考是否應當使用衛生棉以減輕生理期痛苦的問題，並以此為導向闡發出要製作足以惠及廣大女性的廉價衛生棉的新思路。儘管本片洋溢着派其樂融融的氣氛，但回歸至現實層面的思考，實際上印度女性在傳統和現代思維模式之間的轉換並非如此順暢和坦然，而是困難重重。

二、傳統與現代間的隔空對話

在電影中，葛雅特莉與帕里毫無疑問分別代表着印度的傳統與現代的女性形象，與之相應的生活場景和際遇折射出兩人在思維模式上存在的差異，此外作為短暫出場的女醫學生的言行同樣應受關注。

從小在農村長大的葛雅特莉被塑造為一名“堅守婦道”的傳統女性，深受與中國封建社會類似的“三從四德”思想影響。在嫁給拉克希米後，她逐漸完成了從女孩向女人轉換的過程，樹立起賢妻孝女的形象，打點好人際關係，安排好家中上下，傳統思維早已在腦中根深蒂固的她無異於其他印度農村女性。

同時她又盲從於印度的宗教崇拜。在拉克希米給她買下 55 盧比的衛生棉時，她一方面否定丈夫的“出格”行為，認為自己的私生活受到嚴重干涉，另一方面卻向丈夫索要對猴神哈奴曼的捐贈。在葛雅特莉看來，神靈對生理期的安撫力量遠超於丈夫的物質關懷。在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印度，龐大的地區宗教勢力滲透到人們的每個方面，以至於拉克希米在推廣自製衛生棉失敗時不禁發出感慨：“假如我是聖人就好了，那麼她們都會聽從我的話。”

傳統思維使葛雅特莉難以理解丈夫的執着，她不認為生理期不用衛生棉是一件大事，相反她極力避開“不純潔的”生理期話題，羞於面對丈夫的怪異行為。鄉間社會和左鄰右里的壓力也波及至拉克希米的母親、姊妹及其他親人，在所有農村女性的潛意識當中，生理期是“骯髒的”，談及生理期則是“羞恥的”，農村女性對自身思考的不足導致拉克希米在家鄉的“反傳統”行為註定失敗。

拉克希米轉向更有現代意識的女醫學生尋求幫助，他認為女醫學生的思維模式普遍優於普通農村女性，因此在醫學院門外碰巧遇上了一名樂於幫助他的女醫學生。最初在拉克希米的鼓勵下她向同學們提供了早期自製的衛生棉，意圖獲取信息反饋。基於自身強烈的身份認同感使其不會對生理期產生厭惡，她甚至認為應當直面問題而非逃避。正如她所說：“假如連我們醫學生也不願意嘗試，那就沒人會去做。”然而在得不到周圍同學的支持後，最終仍無法衝破藩籬，她選擇了放棄自我掙扎，拉克希米的努力也付之東流。如果說葛雅特莉代表着傳統，帕里意味着現代，那麼女醫學生則

藝術點滴

無疑是一座行走在傳統通往現代的橋樑上的領路人。

最終帕里的出現改變了拉克希米的生活。出身於大城市德里的她在教授父親的薰陶下，思維模式及視野水平要優於眾多農村女性，與葛雅特莉相比，帕里的形象更豐滿，性格更自信，心態更強大，她的前瞻性和現代性思維在多方面促使拉克希米產生變化。優渥的生活環境和良好教育背景使帕里並未囿於思維的困境，即使拉克希米與自己的差距甚遠，也沒有因此擯棄他。相反她鼓勵拉克希米前往德里參加比賽，獲獎後又陪同他一起在農村生產廉價衛生棉，並為鄉村女性傳授生產經驗，提供廣闊的就業空間。同時又利用媒體把拉克希米打造為草根企業家，提升外界對他的關注度，並最終出席聯合國的演講。一系列的行為向人們展現了一個現代印度女性的完美形象。

傳統思維模式對帕里沒有產生太大影響，受過良好教育的她在求職時也是一帆風順，因此在拉克希米陷入銷售困難之際，她總能迅速地通過更好的營銷手段解決問題。她也沒有受制於鄉村社會關於生理期討論的禁忌，反而通過女性向女性出售衛生棉的方式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面對現代性挑戰，帕里選擇了應對而非逃避。可見作品有意通過對比兩位女主角在形象和思維方面的差異，令觀眾感受到印度女性意識逐漸有覺醒的趨勢。只是從現實層面來看並非如此。

三、女性意識的“偽覺醒”

從電影的劇情走勢看，在拉克希米和帕里的鼓動下，廣大農村女性的反傳統意識似乎有所覺醒。她們不再忌諱探討“不純潔的生理期”，也樂意接受並推廣拉克希米生產的廉價衛生棉。但事實上未必會真的出現這種盛況。

在印度社會當中對女性歧視的現象早已屢見不鮮，女性不僅被男性視為附庸和生育工具，喪失自我主體性及話語權，甚至遭受到來自同

性別的冷眼相看。除上述三名主要角色外，電影中還出現了大量女性形象，包括拉克希米的母親、姊妹們以及其他農村女性。由於長期束縛於傳統思維，她們並未自覺意識到自身所擁有的主體性和話語權，對於社會現象和宗教崇拜同樣沒多作判斷便人云亦云。面對生理期這種與自身密切相關的事情，她們非但主動認為這是“不潔的”並避開丈夫和家人，甚至連其他女性也沒有包容和理解她們，反而習以為常。因此儘管印度女性受歐美女權影響而開始審視自身的家庭地位和社會身份，但在廣泛鄉村地區女性仍處於被壓迫的困境當中。

電影中帕里的出現激活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作為城市人，帕里的思維異於他人，猶如一股清流在渾濁中奔波。在帕里的促進下，女性們便接納了拉克希米的廉價衛生棉並助其分銷。誠然，帕里產生了巨大的“鯰魚效應”，但廣大農村女性是否因此就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及話語權便有待商榷。

近年來印度電影界有着大量與女性題材相關的作品，如《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等就被視為“女性主義電影的典範”。有人指出，這些電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意識的覺醒及影視作品的人文關懷，“與男性權威的對抗與擺脫，彰顯了女性獨立意識的層層覺醒，構成了故事發展的線索，也給觀眾帶去了震撼心靈的觀影體驗和感悟。”¹

然而實際上這類電影中的“男權”“父權”依然無處不在，在感觀上對女性及弱勢群體而言，“無疑是一種打雞血式的人權宣言”²，但片中的男性角色（丈夫、父親等）仍佔主導。就實質而言，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仍舊依賴男權作為催化劑。本片亦是由於丈夫拉克希米出於關愛妻子的考慮才有了故事的發展，妻子葛雅特莉從未主動提出要使用衛生棉。即使帕里產生使用衛生棉的自我意識，但帕里式女性仍是小眾，廣大女性依然無法從傳統思維模式的困境當中轉換至現代思維，所謂的女性意識覺醒實則是一種“偽覺醒”。

四、烏托邦與反烏托邦

主演拉克希米的阿克謝·庫馬爾曾擔任另外一部印度女權主義電影《廁所英雄》的男主角凱沙夫，為了妻子賈耶的如廁問題他選擇了對抗世俗和傳統。與《印度合夥人》不同之處在於，凱沙夫最初並非與妻子同一立場，而是不斷周旋於妻子與父親之間，但最後逐漸意識到廁所對女性的重要性而堅決捍衛妻子的權利。“他的轉變，可以看作男性在推動女權運動上的一個範本。”³

兩部作品主題雖然有所不同，但本質上是意圖通過渲染個人英雄主義來構建烏托邦式的反傳統、反男權、兩性平等的現代社會。《印度合夥人》的拉克希米以及《廁所英雄》的凱沙夫均作為新型的女權主義男性的典範，被試圖用於淡化及減少男權主義在印度社會中的負面形象，以緩和兩性的矛盾。

倘若說凱沙夫經歷了長期徘徊後才有意識去捍衛妻子的權利，那麼拉克希米從一開始便主動認識到缺乏衛生棉對女性的危害。通過不斷爭取妻子、姊妹及身邊女性使用自製衛生棉，拉克希米希望以一己之力扭轉她們的傳統思維模式，失敗後仍堅持不懈地推廣自己的產品，以期達成惠及所有女性的目的。這種充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的理想主義行為在近期的印度女性題材電影中甚為流行，只是需要人們對這劑“烏托邦式的苦口良藥”所起到的濟世功效打上一個問號。

辯證地看，儘管心目中的烏托邦載滿了人們對於理想主義社會的嚮往，然而人們更能清楚地認識到烏托邦的非現實性。《印度合夥人》中有多个烏托邦式的和諧場景，表面上廣大女性在拉克希米的“拯救”下重獲新生，似乎擺脫了男權的控制，但正是由於拉克希米的“拯救”，女性又陷入了新的男權掌控之中。實際上，烏托邦式的平等社會不過是男性一廂情願的產物。要從思維困境中走出來，唯一方法便是女性主動打破對男性構築的烏托邦的幻想，重視自身主體性對抗傳統社會的束縛，從男性手中爭取令女性意識覺醒的話語權。

結語

與眾多女性題材的寶萊塢電影相比，《印度合夥人》無疑產生了更具現實意義的話題衝擊性。電影最後以拉克希米榮歸故里，兩夫妻和好如初，帕里遠走倫敦的皆大歡喜結局告終，拉克希米的救世主行為似乎也得到了回應——廉價自製衛生棉得到女性的普遍接受，改變了以往生理期不用衛生棉的習慣。

然而，女性要改變被傳統思維束縛的狀況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拉克希米僅憑藉個人力量去改變長期以來的定勢思維以構築烏托邦式的平等社會非但不可取，甚至過快追求成果會適得其反。使社會真正實現兩性平等，一方面需要依靠廣大女性自身意識的真實覺醒，降低男性在兩性關係中的主導性，另一方面也亟需政府和社會的正確引導，落實對涉及女性的具體事項，才能讓女性得到更大保障。

註釋：

1. 張海霞：《從〈摔跤吧！爸爸〉和〈神秘巨星〉看女性覺醒》，《電影評介》，2018年，第13期，第61-63頁。
2. 段善策、劉憶婷：《女性主義批判視野下的印度女性電影》，《電影文學》，2018年，第17期，第62-64頁。
3. 袁雲兒：《〈廁所英雄〉：小小的廁所，大大的女權》，《北京日報》，2018年6月14日。